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唯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句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早朝晏罷非為吳耶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且夫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句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

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句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史越世家

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掘深池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為民誅之韓子外儲左

吳越春秋　二十一年七月越王復悉國中士卒伐吳會楚使申包胥聘于越越王乃問包胥問答見國語　冬

十月越王乃請八大夫（國語作五大夫其辭少異）曰昔吳為不道殘我宗廟夷我社稷以為平原使不血食吾欲徼天之衷兵革既具無所以行之吾問于申包胥既已命孤矣敢告大夫如何大夫曳庸曰審賞則可戰也審其賞明其信無功不及有功必加則士卒不怠王曰聖哉大夫苦成曰審罰則可戰審罰則士卒望而畏之不敢違命王曰勇哉大夫文種曰審物則可戰審物則別是非是非明察人莫能惑王曰辯哉大夫范

蠡曰審備則可戰審備慎守以待不虞備設守固必
有應難王曰慎哉大夫臯如曰審聲則可戰審于聲
音以别清濁清濁者謂吾國君名聞于周室令諸侯
不怨于外王曰得哉大夫扶同曰廣恩知分則可戰
廣恩以博施知分而不外王曰神哉大夫計硯曰候
天察地叅應其變則可戰天變地應人道便利三者
前見則可王曰明哉於是句踐乃退齋而命國人曰
吾將有不虞之議自近及遠無不聞者乃復命有司

與國人曰承命有賞皆造國門之期有不從命者吾將有顯戮句踐恐民不信令國中曰五日之内則吾良民也過五日之外則非吾之民也又將加誅令既行乃入命于夫人王背屏夫人向屏而立王曰自令日之後内政無出外政無入各守其職以盡其信内辱者則子境外辱者則我也吾見子於是以為明誡矣王出宫夫人送王不過屏王因反闔其門填之以土夫人去笄側席而坐安心無容三月不掃王出則

復背垣而立大夫向垣而敬王乃令大夫曰食士不均地壤不修使孤有辱於國是子之罪臨敵不戰軍士不死有辱於諸侯功隳于天下是孤之責自今以往内政無出外政無入吾固誡子大夫敬受命矣王乃出大夫送出垣反闔外宮之門填之以土大夫側席而坐不御五味不答所勸句踐有命于夫人大夫曰國有守禦乃坐露壇之上列鼔而鳴之軍行成陣即斬有罪者三人以徇于軍令曰不從吾令者如斯

曰士有疾病不能隨軍者吾與之醫藥給其糜粥與之同食明日又狥于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王命者吾輕其重和其任明日旋軍于江南更陳嚴法復誅有罪者五人曰吾愛士也雖吾子不能過也及其犯誅雖吾子亦不能脫也道見鼃張腹而怒將有戰爭之氣即為之軾士卒有問于王曰君何為敬鼃而為之軾句踐曰吾思士卒之怒久矣而未有稱吾意者今鼃蟲無知之物見敵而有怒氣

故為之軾于是軍士聞之莫不懷心樂死人致其命
有司將軍大徇軍中曰隊各自令其部部各自令其
士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
左右而不右不如令者斬于是吳悉兵屯於江北越
軍於江南越王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皆被兕甲又
令安廣之人佩石碣之矢張盧生之弩躬率君子之
軍六千人以為中陣明日將戰於江乃以黃昏令于
左軍銜枚遡江而上五里以須吳兵復令于右軍銜

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
可逆命乎且君王早朝晏罷切齒銘骨謀之二十餘
年豈不緣一朝之事耶今日得而棄之其可乎天與
不取還受其咎君何忘會稽之厄乎句踐曰吾欲聽
子言不忍對其使者范蠡遂鳴鼓而進兵曰王已屬
政于執事使者急去不時得罪吳使涕泣而去句踐
憐之使令人謂吳王曰吾置君于甬東給君三百餘
家以沒王世可乎吳王辭曰天降禍于吳國不在前

蝕令君遂僭號不歸恐天變復見越王還吳置酒文臺羣臣爲樂乃命作伐吳之曲樂師曰臣聞即事作操功成樂作君王崇德化有道之國誅無義之人復仇還恥威加諸侯功可象于圖畫德可刻于金石聲可託于弦管名可留于竹帛臣請引琴而鼓之遂作章暢辭曰屯乎今欲伐吳未可耶大夫范蠡曰吳殺忠臣伍子胥今不伐吳又何須大夫種進祝酒其辭曰皇天祐助我王受福良臣集謀我王之德宗廟輔

聞天有四時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終必否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賢人乎蠡雖不才明知進退高鳥已盡良弓將藏狡兎已盡良犬就烹夫越王爲人長頸烏喙鷹視狼步可以共患難而不可共處樂可以履危不可與安子若不去將害子明矣文種不信二十四年九月丁未范蠡辭于王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義一也今臣事大王前則無滅未萌之端後則無救已傾之禍欲成君霸故不辭萬死一生臣竊

妻子受戮范蠡曰臣聞君子俟時計不數謀死不被疑內不自欺臣既逝矣妻子何法乎王其勉之臣從此辭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適范蠡既去越王愀然變色召大夫種曰蠡可追乎種曰不及也王曰奈何種曰蠡去時陰畫六陽畫三日前之神莫能制者玄武天空威行孰敢止者度天關涉天梁後入天一前翳神光言之者死視之者狂臣願大王勿復追也蠡終不還矣越王乃收其妻子封以百

越絕書 記地 句踐伐吳還封范蠡于苦竹城其城僻居徑六十步因為民治田塘長千五百三十二步其冢名土山范蠡苦勤功篤故封其子去山陰縣十八里

范蠡佐越王句踐滅吳殺夫差與大夫種曰吾聞陰謀人者其禍必復夫姑蘇之滅夫差之死由吾與子陰謀也況王之為人也可與共患不可共樂且功成名遂身退天之理也吾將退子其偕乎大夫種曰夫天地之于萬物也春生冬殺萬物豈以冬殺而反禍天地乎吾聞

聖人不貴乎獨善而貴乎除害成物苟成于物除害可也是以黄帝殺蚩尤舜去四凶我令除吾之亂成越之霸亦成物除害耳何禍之復哉况王方以滅吳德于與我必相終始子無遽于退也范蠡曰不然夫天地無心且不自宰况宰物乎天地自天地萬物自萬物春以和自生冬以寒自殺非天地使之然也聖人雖有心其用也體乎天地天地雖無心機動則應事廹則順事過則逆除害成物無所憎愛故害除而無禍物成而無福今

兎死良犬烹敵國滅謀臣亡范蠡亦有斯言何大王問犯玉門之第八臣見王志也越王默然不應大夫亦罷其妻曰君賤一國之相少王祿乎無乃為貪乎何其志忽忽若斯種曰悲哉子不知也吾王既免于患難雪恥于吳我悉徙宅自投死亡之地盡九術之謀在君為忠王不察也乃曰知人易自知難吾荅之又無他語是凶妖之證也吾將復入恐不再還與子長訣相求於玄冥之下妻曰何以知之種曰吾見王

時正犯玉門之第八也辰尅其日上賊于下是為亂
醜必害其良今日尅其辰上賊不止吾命須臾之間
耳越王復召相國謂曰子有陰謀兵法傾敵取國九
術之策今用其三已破彊吳其六尚在子所願幸以
餘術為孤前王于地下謀之于是種仰天嘆曰嗟乎
吾聞大恩不報大功不還其謂斯乎吾悔不隨范蠡
之謀乃為越所戮越王遂賜文種屬盧之劍種得劍
又嘆曰南陽之宰而為越王之擒自笑曰後百世忠

臣必以吾為喻矣遂伏劒而死越王葬種于國之西山樓船之卒三千餘人造鼎足之羨或入三峯之下葬一年伍子胥從海上穿山脅而持種去與之俱浮于海故前潮水潘候者伍子胥也後重水者大夫種也

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

如病不宿誡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莊生閒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于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爲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夜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爲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耶長男曰固未也初爲事弟

子之哀朱公曰生不致哀死而唁何鄰人之不適也

孔叢子　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陶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㹀于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于猗氏故曰猗頓

養魚經　威王聘朱公問之曰聞公在湖為漁父在齊為鴟夷子皮在西戎為赤精子在越為范蠡有之

孚曰有之曰公任足千萬家累億金何術孚朱公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所謂魚池也以六畝地為池池中有九洲求懷子鯉魚長三尺者二十頭牡鯉魚長三尺者四頭以二月上庚日納池中令水無聲魚必生至四月納一神守六月納二神守八月納三神守神守者鼈也所以納鼈者魚滿三百六十則蛟龍為之長而將魚飛去納鼈則魚不復去在池中周繞九洲無窮自謂江湖也至來年二月得鯉

蓄民施政教者宜厚之而可耳

越句踐索卒于楚而攻晋左史倚相謂楚子曰越已破吳豪士死鋭卒盡大甲傷索兵攻晋示我病也不如起師與之分吳楚子曰善起師從之越伯怒將擊楚文種曰我𠑽矣與戰必不克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西五百里以與楚通鑑外紀本韓非子

越王句踐使廉稽獻民與楚王楚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楚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

秦軍士苦之會秦怖懼逆自引咎越乃還軍軍人悅樂遂作河梁之詩曰渡河梁兮渡河梁舉兵所伐攻秦王孟冬十月多雪霜隆寒道路誠難當陳兵未濟秦師降諸侯怖懼皆恐惶聲傳海內威遠邦稱伯穆桓齊楚莊天下安寧壽考長悲去歸兮河無梁自越滅吳中國皆畏之　十六年越王以鄒子無道執以歸立其太子何冬魯哀公以三桓之逼來奔越王欲為伐三桓以諸侯大夫不用命故不果魯人悲之來迎哀公與之

海鯨鯢為之深入六名滅魂挾之夜行不逢魑魅七名卻邪有妖魅者見之則伏八名真剛以切玉斷金如削土木矣以應八方之氣鑄之也其山有獸大如兎毛色如金食土下之丹石深穴地以為窟亦食銅鐵膽腎皆如鐵其雌者色白如銀昔吳國武庫之中兵刃鐵器俱被食盡而封署依然王令檢其庫穴獵得雙兎一白一黃殺之開其腹而有鐵膽腎方知兵刃之鐵為兎所食王乃召其劒工令鑄其膽腎以為

跨江涉淮從晉齊之地功德巍巍自致于斯其可不誡乎夫霸者之後難以久立其慎之哉遂卒與夷即位一年卒子翁翁卒子不揚不揚卒子無疆無疆卒子玉玉卒子尊尊卒子親自句踐至親歷八主皆稱霸積二百二十四年親衆皆失而去瑯瑘從于吳越從

無余始封至餘善滅凡一千九百二十二年

句踐卒子王鼫與立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

春秋戰國異辭卷五十四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曹

史曹叔世家曹叔振鐸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已克殷紂封叔振鐸於曹叔振鐸卒子太伯脾立太伯卒子仲君平立仲君平卒子宫伯侯立宫伯侯卒子孝伯雲立孝伯雲卒子夷伯喜立夷伯二十三

世子復生天下聞之皆以扁鵲能起死人也扁鵲曰吾不能起死人直使夫當生者起死者猶可藥而況生乎悲夫罷君之治無可藥而生也（韓詩卷十說虢作趙事）

虢太子死扁鵲曰臣能生之中庶子入報虢君曰寡人幸甚鵲使弟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史記。地志山東濟南府有鵲山相傳扁鵲鍊丹於此 又云河南內丘蓬鵲山扁鵲同虢太子採藥于此）

列子湯問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扁鵲治之既

今巴蜀民農時先祀杜主君開明位號曰叢帝叢帝生盧帝盧帝攻秦至雍生保子帝帝攻青衣雄張獠僰九世有開明帝始立宗廟以酒曰醴樂曰荆人尚赤帝稱王時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舉萬鈞每王薨輒立大石長三丈重千鈞為墓志今石笋是也號曰笋里未有謚列但以五色為主故其廟稱青赤黑黃白帝也開明王自夢郿移乃徙治成都周顯王之時蜀王有褒漢之地因獵谷中與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遺蜀王王報珍

呂氏春秋　客有以吹籟見越王者上下宮商和而越王不喜也或爲之野者而王反說之

新論　越王退吹籟之音而好鄙野之聲

韓詩外傳　水海有勇士曰菑卯訢以勇猛聞於天下遇神淵曰飲馬其僕曰飲馬於此者馬必死曰以訢之言飲之其馬果沈菑卯訢去朝服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三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要離聞之往見之曰訢在乎曰送有喪者

之而屋壞一日虞慶將為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撓塗濡則重以撓任重今雖成久必壞虞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日以輕直雖久必不壞匠人詘作之成有間屋果壞范且曰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夫工人張弓也伏檠三旬而蹈弦一日犯機是節之其始而暴之其盡也焉得無折虞慶曰不然伏檠一日而蹈弦三日而犯機是暴之其始而節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為之弓折范且虞

寖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反壤樹之哉

列女傳　陶荅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居五年從車百乘歸休宗人擊牛而賀之其妻獨抱兒

列仙傳　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遊於江漢之湄逢鄭交甫見而說之不知其神人也謂其僕曰我欲下請其佩僕曰此間之人皆習於辭不得恐罹悔焉交甫不聽遂下與之言曰二女勞矣二女曰客子我二女何勞之有交甫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笥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旁采其芝而茹之以知吾爲不遜也願請子之佩二女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筥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旁采其芝而茹之